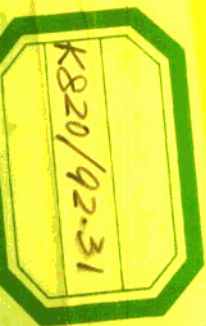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华历史名人

孙思邈

● 蔡景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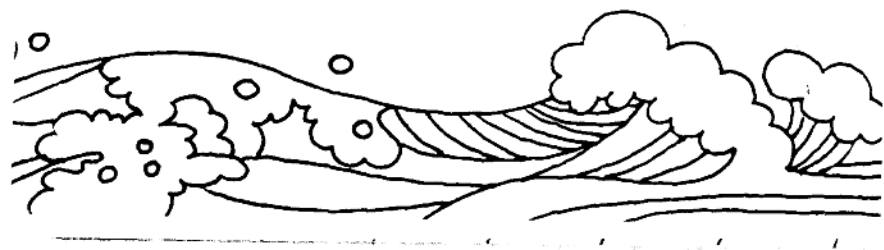


新蕾出版社

中 / 华 / 历 / 史 / 名 / 人

孙思邈

新蕾出版社

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4号

责任编辑 李艺风

《中华历史名人》丛书

孙思邈

蔡景峰

*

新蕾出版社出版
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 787×960毫米 1/32 印张 4.25 插页 3 字数 59,000

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,000

ISBN 7-5307-1163-6/K·82

定 价:3.00元



编者的话

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，以其勤劳、勇敢闻名于世，他们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，源远流长，博大精深，堪称人类精神文明宝库中的瑰宝。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，造就了一大批在世界上也是赫赫有名的杰出人物，他们在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科技、文化艺术等领域内，为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，也是永远值得我们每个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。

在祖国蒸蒸日上的当今盛世，为了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，继承民族的光荣传统，激发年轻一代的爱国热忱，增强其自强不息之民族精神，我们组织编辑了这套《中华历史名人》丛书。这套丛书共收录中国历史上著名人物 100 名，以时间为序，每个人物单独成册，每册五六万字，以传记的形式介

《中华历史名人》丛书

绍其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,使广大青少年能够从中汲取营养,塑造与形成中国当代的民族精神,去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。

为这套大型历史名人传记丛书撰稿的作者,多数是对所写历史名人潜心研究、学有所成的专家、学者。撰稿原则,力求以史实的准确性为第一要素,叙事写人,不演绎,不杜撰,不编造,对人物的评价客观、公允、准确,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,文字尽可能的生动活泼,以增强可读性。本套丛书,无论从选取材料上,还是写法上,都力求有所突破,希望它能成为青少年朋友喜爱的读物。

这套传记丛书,共 100 册。在较短的时间内,一次同时推出,是出于我们的一种紧迫的使命感 and 责任感。它们将以宏伟的规模、完整的队列,引起读者的注意,满足社会的需要。但由于时间仓促,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,希望读者和专家、学者批评指正。

《中华历史名人》丛书编委会

1992 年 10 月

蔡景峰

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铸造华夏辉煌未来

特约审稿人：

尚明轩 刘泽华

黄宣民 罗宗强

冯尔康 裴效维

罗宏曾 王 真

顾问 萧 克

主编 顾传菁 李福田

策划 门腾樑 宋子衡

编委会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文秉勋 李知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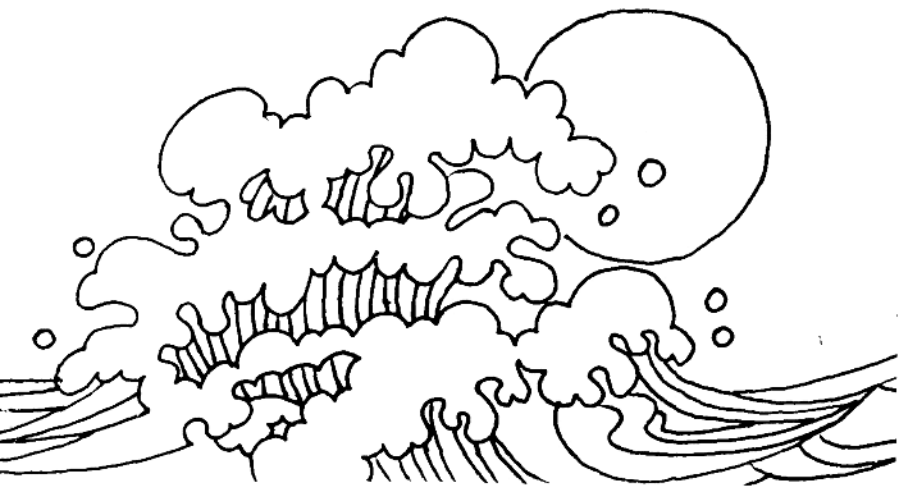
李树人 李福田

吴恩扬 张殿英

国荣洲 郑秀桂

顾传菁 耿志远

殷瑞渊 郭占魁



目 录

从小多病,求医维艰	3
立志学医,普济众生	13
皇帝封官也不要	20
采药太白山,远游为求学	31
起死回生,开棺救产妇	38
勤学行万里,医术益精湛	44
太宗座上客,不爱华袞爱布衣	57
应召晋京,意在饱览藏书	66
我国第一幅彩色经络图	76
养生有方,服丹诀无长寿	80
炼丹炉里,发明火药	88
古稀之年,写成巨著《千金要方》	91
老当益壮,不断创造	97
鞠躬尽瘁,为医药事业贡献终身	114



孙思邈(公元 581—682 年),唐代伟大的医药学家。京兆华原(今陕西耀县)人。幼年时身体瘦弱,但天资聪颖,7 岁开始诵读经书,据说每日能背诵一千言。他特别喜爱道家、佛家的著作;后来,立志学医,隋、唐两朝前后四个皇帝亲自下令,要他出来做官,他都坚辞不就,终生为医药事业的发展尽心竭力。他深入钻研历代医学经典著作;同时努力实践,把书本知识与治病经验结合起来。经过几十年的实践,他总结经验,著成许多医书,其中影响最大、最有代表性的是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。这两部著作包括了几乎所有古代医学的理论和实践,所以有人称它为古代医学的百科全书。他认为人的生命至为宝贵,甚至比千两黄金还要贵重,如能治好疾病,救人一命,则功德无量,更重于千金,所以书名叫“千金”。

孙思邈有高贵的医疗品德。他主张：凡是当医生的人，不仅要有渊博精深的医疗技术和学问，而且要有救死扶伤、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，不论富贵贫贱，幼童老叟，美丑亲疏，都要一视同仁；遇有急病，要有体贴病人的心情，不论山高水险、路途远近、寒暑昼夜，都要立即动身，一心赴救；不要嫌脏怕臭，图利索报。他的这篇箴言，不但成为千百年来中医道德修养的准绳，就是在今日，也还有现实意义。

孙思邈不仅这样要求别人，他还以身作则，身体力行，成为百岁长寿老人。在技术上他更是精益求精。他的医疗成就，达到当时医学的高峰。不论在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小儿科、针灸科、养生保健、中药学等各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，有不少常用的方子，直到现在还在应用。

孙思邈被尊为“药王”，后人在他的家乡建有庙宇，永远纪念。他的著作被当作医学必读课本，先后传到朝鲜、日本等东方国家，影响很大。

从小多病，求医维艰

在关中的八百里秦川平原，金秋时节，一片金黄麦浪，麦香气扑鼻而来。

这里的地形比较特殊，在平原的北面，有起伏不平的沟壑。那突起的大土丘顶部比较平坦，当地人把它叫做塬(yuán)。

就在这平原的北部，有两条不引人注目的小河：漆水和沮水，河水缓缓地向东南方向流去。在两河流经的地区，有一个人口集中的县城，这就是华原城，现在叫做耀县。

在县城东边，大土丘上有个村子。村里的人都姓孙，所以叫孙家塬，塬上的旧堡子，离县城约 15 里路。

旧堡子的人家，都是在土丘边上凿出的土窑洞里住着。

隋朝开皇元年(公元 581 年)，在旧堡子的一

个家庭里，出生了一个孩子，他就是孙思邈。

才出世的孙思邈，倒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与一般人没什么两样。但是，因为他的家境不富裕，营养状态渐差，竟不时患起病来。人们说这是“风冷病”。不时发烧，咳嗽。一咳起来就没个完，光出气，吸不进气，憋得满脸通红，头上冒汗。有时竟要把吃进去的东西全吐出来，才能缓过气来。

为孙思邈的病，父亲可没有少奔忙。到处打听偏方、验方。只要谁家有人报个方子，父亲就是再难、再险，也要设法把药弄来。

孙家塬上没有医生，除了讨些单方验方来治以外，就只能到外村去找医生看病了。

旧堡子附近有宝鉴山，那里也有一个塬，一般人也都是凿窑洞居住。但村子里却有一排特别引人注目的瓦房，一溜三间。这是胡医生的家。这些年，胡医生给人看病，病家除了照例送诊金外，还要买他的药。他的药价钱高，有时贵得吓人。

有一回，一个木匠的妻子得了重病，找胡医生看病，胡医生开了方子，里面要加牛黄。他说是牛黄一分值一两金子。木匠出不起药钱，胡医生竟要他用仅有的一亩六分地当药钱。木匠苦苦哀求，要胡医生开别的什么代用药，但胡医生说不行，怎样也不肯换，木匠只好把土地当药钱给了胡医生，最

后才把妻子的病治好。

胡医生的医疗道德就是这样，他有时用一些什么不相干的东西，当成贵重药，来盘剥病家的钱财。所以人们给胡医生取了一个绰号，叫胡剥皮。

这一天，孙思邈的病又闹重了。父亲只好赶个大早，把孙思邈背上，顺着羊肠小道，往宝鉴山走去。

父亲边走边在盘算着：自己从祖辈那里继承了两孔窑洞，还有一些家具和衣服，但像样的也不多，至于富人家那种金银手饰，却是一件也没有。这两年，给孩子看病，变卖了不少家具、衣服，现在，窑洞里基本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，就只是日常需要的一些穿的、用的，其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。今天，思邈这病看来不轻，自己怀里只揣着五百文钱，还不知胡医生这回要敲多少钱呢。

父亲心中一着急，一脚踏空，竟绊了一个大跟斗，把孙思邈从背上摔出老远，幸好是在平地，两旁长满杂草，没摔出什么伤来。

孙思邈紧紧抓住父亲的手臂，抱着父亲的头，哭着说：

“爹，我不看病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您摔痛了吗？”

父亲说：“孩子，你没摔坏吧。爹没事。你今天病得不轻，不看怎么行呢。不看病好不了。”

“那我们没那么些钱看病呀。家里的东西都卖光了，怎么办呢？”

父亲的眼泪簌簌地流，把孩子搂在怀里，疼爱地说：“傻儿子，病不看怎么行？爹再苦再累，也得把你的病看好了。家里的东西卖了，以后有钱还能买回来。身体病坏了，可是钱买不回来的呀。我们这回回家，我抓紧多打出些铁活来，多挣些工钱，就会好过一些的……”

思邈抢着说：“爹，您可别累坏了……”

“爹知道了……”他深深为自己有这么个懂事的儿子而感到欣慰。

说罢，他又背起孙思邈，继续上路了。

不多一会儿，他们已经来到宝鉴山。只见胡医生这砖瓦房门口早有不少病人在等候了。其中有老的、有小的；有男的，有女的；有扶着拐杖的，还有人搀着的……

父亲对孙思邈说：“孩子，我们来迟了，今天不知要等到什么时辰才能轮上咱们呢。”

父亲把孩子放下来，牵着他的手，紧挨着一个大汉身边，席地坐下来。

那大汉抬起头来，两人眼光相对，同时叫了起来：

“这不是李大哥吗？”

“这不是孙小弟吗？”

“是呀，这不，思邈昨晚一夜都没睡好，又烧又咳，我自己也一夜没合眼。李大哥，您怎么也来了？”

“这不，昨天打石头的时候，没留神把锤子打在虎口上，裂了个大口子，流了不少血，夜里头也是又痛又烧，今天又高烧了，伤口也灌脓了，活也干不了，不来看看怎么办？”

正说着，旁边扶着老母亲来看病的杨木匠插嘴说：

“李大哥，您这点伤为啥也来找胡剥皮？听说五台山那边有个采药的魏大爷，他虽然不懂医，但他对药性却懂得不少，是祖传的，像这种外伤，他只要找点青草药敷敷就行了，还用到这儿来受胡剥皮的气？”

思邈人虽小，心中却什么事也明白。这些他听在耳朵里，却记在心中。

好容易轮到孙思邈看病了。父亲抱起孙思邈，战战兢兢地走到胡剥皮面前，深深地鞠了个躬。

胡剥皮连头也没抬，只是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：

“这孩子怎么啦？”

“是这么的。昨晚上咳了一夜，浑身发烧，头上出汗，一宿也没睡着啊。”

“有痰吗？”

“有，可这孩子也不知道往外吐痰，全都咽到肚子里去了。”

胡剥皮只是把思邈的小手抓起来，端详了一会儿，就再也没说什么。他抓起一管毛笔，开起方子来了。

开完方子，胡剥皮说：

“这孩子是风冷犯肺，化为热痰，病得不轻啊。我这里给你开了点贵重药，带银子来了吗？”

父亲毕恭毕敬地回答说：“带……带是带来了，可是只有五百文钱，不知够不够？”

“那就够抓点草根树皮药，这贵重药还得加五倍，才抓得来。”

“这……这怎么办呢？”父亲不知所措地自言自语着。

“这么着吧。贵重药不开了，不过，吃不吃得不好，那我可就管不着了。”

“您行行好，可怜可怜这孩子，少收一点钱吧。”

“我又没白赚你的钱。少收钱，让我赔本呀？”

就这样，父亲答应回家后再给补送五百文来，还要给胡剥皮家锻打几把好菜刀、斧子，用这来补偿胡剥皮的“损失”。

但是，究竟胡剥皮在方子里放了多少“贵重药”，那也只有天才知道。

这件事，给小孙思邈的印象太深了。他暗暗下决心，今后一定要少生病，少给父亲找烦恼。

可是，生病不生病这件事，却不是一个人自己能做主的。尤其是像孙思邈这样小小年纪，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少生病，更不是他自己能做得了主的。至于父亲，他除了一天到晚辛勤地打铁、锻烧这些粗活外，对什么是健康，人为什么会生病等等这些问题，也都是“擗面杖吹火”——一窍不通啊。

这样，孙思邈的病好好坏坏，长大到五岁了，还是没长好，成了一个瘦高个儿。人家的孩子，都在野地里捉迷藏、逮蝥蛄、斗蟋蟀，要不就追逐着到处跑、跳、蹦。孙思邈却只能站在一旁，眼睁睁看着人家跳呀、蹦呀。

有什么办法呢？力不从心嘛，自己只要稍一动，就会喘气不止，要是与别人争个输赢，那准是自己输。

父亲深深知道小孙思邈的心事，他也十分要强。他想把孩子培养成读书人，给孙家争一口气，要是将来能得个一官半职，光宗耀祖，改换门庭，那才能真的翻身呢。

于是，父亲自己起早贪黑，拼命干活积攒下来